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巴黎圣母院

[法] 维克多·雨果 原著

李功达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 原著
李功达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李功达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2992-5

I. 巴… II. ①雨…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029 号

责任编辑:赵晓燕 许 婷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30×988 1/32 开本 8.625 印张 139 千字 2 插页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看中了街头卖艺的吉卜赛女郎艾斯米拉达，对她产生了邪念。于是他指使教堂撞钟人畸形儿卡西莫多夜间在街头拦路劫持，但艾斯米拉达被近卫队队长菲比斯救出，她爱上了菲比斯。副主教趁这对青年男女幽会之际刺伤菲比斯。并嫁祸于艾斯米拉达，将她判处死刑。行刑之日，卡西莫多将副主教从楼顶上推下摔死，于当日失踪。两年后，人们在墓地发现他的尸骨和艾斯米拉达的尸骨拥抱在一起。当人们想把他们分开时，已经是一堆灰烬。

1

公元一千四百八十二年一月六日，天刚刚亮，巴黎就被欢乐、简单、凌乱的钟声震醒了。

这是十分难得的一天，自古以来，主显节和愚人节第一次重合于一天。这一天，巴黎城将昼夜狂欢。其中有三个地方最热闹：在格林广场，要放烟花，点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要种植一棵美丽的五月树；在司法宫，要上演圣迹剧。

男女市民们早早地起了床，脸上带着盛大节日特有的掩饰不住的欢愉之色，或忙乱不堪、或有条不紊，把店铺上了板，锁好家门，走至大街小巷，按照各自的爱好选择了这三处中的一个地方，高高兴兴地去了。

像江河汇集入海一样，人潮也向这三个地方涌去。其中人潮澎湃，最拥挤、最热闹的要属司法宫广场了。在广场上，在司法宫的台阶上，在这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的所有的门口、窗台、天窗上，甚至在屋顶上和巨大石柱顶部的雕刻的凸出部分，都像蜂巢中的蜜蜂一样，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穿着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挤满了小贩、学生、工人。巴黎人有爱看热闹的天性，在这一天，他们的此种天性将获得最大的满足。

确实，在当时，巴黎的司法宫是世界上最大最豪

华的建筑，淡蓝的天花板使人想起辽阔的太空，天花板上绘有凸出的金色百合花图案。地板由黑白两色大理石铺成，大厅内，七根高大的柱子一字排开，支撑着双尖拱屋顶的起拱点，像七个执戟巨人一样。外面的四根柱子底部的四周，已被勤奋早起的商人占领，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小杂货摆在这里，小杂货五光十色，耀人眼目。后面三根石柱的底部则被钉在一起的几条橡木板凳围着。多年来，这些板凳供那些诉讼代理人、律师休息，已被磨得发亮。在门、窗、柱子的空档里，摆放着法兰西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君王塑像。这些塑像都是出自名家之手，一个个栩栩如生，形神兼备，你看它们，有的双眉微锁，好像在忧国忧民；有的一脸坚定不移的神情，大概是正带领臣民，披荆斩棘。

在大厅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是一座被金线织锦装饰的豪华艳丽的看台。在看台后面的墙壁上，有一个特别的入口处，这是用来迎接两天前到达巴黎来参加联姻活动的奥地利大公国弗兰特使臣和另一些前来观赏圣迹剧的贵宾们的。

按照多年的习惯，圣迹剧要在大理石台子上演出。为此，它在几天前便被装饰一新。在它那被司法官的书记官们的脚跟划出了无数细微的道子的台面上，搭起一个高棚子，台面就是戏台，整个大厅都看得见，棚子尽头由帷幔遮住的地方，算是演员的更衣室。一架敦实的旧梯子无遮无拦地靠在台边，当做戏

台的上场口或下场口。四名卫士，身量一般高，腰板一般直，石雕木刻似地站立在石台四角。他们脸上的表情严厉、果断，无论是节日还是行刑日，他们都早于任何人来到此处，笔直地站着。至于站在这里干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是监视老百姓，以防骚乱，还是怕受刑的犯人逃掉？是为了给演员提示台词（可他们也不知道演员要念什么词），还是仅仅为了装点广场，增加点儿气氛？不管为什么站，国王陛下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决不怕苦，让什么时候站，就什么时候站，让站多久就站多久。

戏要在中午十二点上演。当然，这须司法宫前钟楼上的大钟“说了算”。人群在天刚亮时就已挤得满满的了，而且，人还在越聚越多。有人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宿，自然，这类人占据了看戏的最有利的地势。而后来者也是源源不断，真如猛涨的河水一样，水位一刻高于一刻，在所有的空闲处挤满了人之后，人们开始攀上窗台，飞檐，房椽，甚至连大厅建筑的一切雕饰的突出部分都挤满了人。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一点儿要开演的迹象也没有。人们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开始一连声地骂，骂天气太冷，骂这建筑设计不合理，骂弗兰特使臣来得不是时候，骂市政总监弄不好巴黎的交通设施，骂红衣主教迟迟不来，他们还骂奥地利的玛丽特夫人，骂教堂的侍役，骂站岗的卫兵。

正午的钟声响了。

人们欢快地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各自调整着自己的位置，躲开遮挡自己视线的人或物。大厅里静了下来，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大理石台子上，屏声息气地等着。

两分钟过去了，大厅里毫无动静。

一个职员模样的人对身边的同伴说：“别急，这是演员在酝酿自己的情绪。”

同伴点了点头，又看台上。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毫无动静。

有人喊了一声：“咱们等谁呢？让弗兰特的使臣见鬼去，我们要看戏，看戏！”这是个大学生，名叫伊万，人送绰号“磨坊主伊万”。他身材瘦高，小眼睛，脸上总有一种狡猾的神气。小伊万坐在柱子顶部的雕饰上，挥动着手里的帽子，为了加重语气，还用力抖了几抖，而他的另一只手却稳稳地攀住雕饰的突出部分，以使自己不致摔下去。占据了这么好的位置，却看不上戏，他觉得怪冤的。

小伊万的喊声像一声霹雳，雷声过后，暴雨就来了。

“演戏。演圣迹剧！”

“有人在耍咱们，拿咱们开心！”

“让弗兰特使臣们滚蛋，别耽误我们过节！”

伊万居高临下，大喊一声之后，忽然变成了群众领袖，他又喊道：

“演圣迹剧，马上演，不然，咱们演一出喜剧让他们瞧瞧，来，把法官吊起来，这是最大的喜剧！”

“说得好，小伙子！”

“来，干吧！”

群众高声附和着，人潮开始涌向笔直地站在大理石台子四个角上的四名士兵。法官没有来，即使来了，由于没有穿那黑色的袍子，人们也未必认得出。人们觉得这时候，能代表法官的只有那四个倒霉的卫兵。

“先把卫兵吊起来！”

“对，等吊起了卫兵，法官一着急，就出来了。”

四个卫兵没有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虽然在阴冷的冬天，他们的脸上依然渗出了汗珠。他们开始后退，但身后就是台子，他们的脊背已经贴在台子上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白脸士兵被台角狠狠地咯了后脊梁一下，却没顾得上叫疼，生死攸关之时，咯一下实在是小事了。

就在这时候，台上的帷幕被急急忙忙地拉开了，从幕后走出一个人来。他往台上一站，人们立刻停止了叫喊，比变戏法都灵。

“请安静，诸位。安静！”

那人在台上连连鞠躬。因为紧张，或者说是因为害怕，他的手指和膝盖都有点哆嗦，他的鞠躬也不是那种英武的迅速的一低头，而是我们常说的九十度大躬。

“诸位，公民先生们，公民女士们，”在他刚刚开口讲话的时候，喉咙里好像被塞了什么细小东西，他伸着脖子咽了口唾沫，又放胆大声重复了一句：“公民先生们，公民女士们！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宣布，我们要在尊敬的红衣主教大人面前为诸位演出一场美妙无比的剧作，它的名字叫《圣母玛丽亚的裁判》，在剧中，由我扮演朱比特。诸位，尊敬的红衣主教大人刚才陪伴我们亲爱的邻邦我们的亲戚——奥地利的使臣们在波门听大学校长的演讲，被耽搁了，只等他们一到，马上开演。”

“朱比特”讲完后，又鞠了一躬。因为使成千上万的观众在一瞬间安静了下来，他未免有几分得意，这一躬鞠得浅多了，大概只有四十度。“朱比特”让观众静了场，其实并非他有什么才能，这恐怕是他那身华丽的服装在起作用。他身穿锁子甲，外罩有镀金钮扣的黑天鹅绒外套，他头戴镀金尖顶盔，若不是他脸上的胭脂和假胡子，若不是他手中的一个用硬纸板做的圆筒，若不是他脚登的古希腊式的皮绊靴，他的装束简直能与公爵近卫军中的弓箭手媲美。

人们听了“朱比特”的话，安静了片刻，随之，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几秒钟后，台下又开了锅。

“马上开演，废什么话。”头一句响亮的喊话还是来自柱子顶上。还是磨坊主伊万。

“对，我们在这等了大半天，不是等着听你废话

的！”

“开演！”

“打倒‘朱比特’！”几个坐在窗台上的大学生尖着嗓子喊。其中嚷得最欢的是罗班，他是伊万的朋友。

“打倒‘朱比特’，打倒红衣主教！”

“杀死这些喜剧演员，来吧，不要含糊，出了事找我。”伊万喊。

“对，”罗班跟着喊，“他哥哥是位副主教！”

“来，干吧！”

“……”

可怜的“朱比特”吓傻了，他哆里哆嗦地把头盔摘下来，捧在手上，像军人那样，可马上，他又觉得这样的姿势太做作，太傲慢，会刺激台下的群众，他垂下手，帽子掉到地上了。

谢谢上帝。就像他救了那四名士兵一样，现在，又有人出来救他了。

一个在柱子旁边站立了很久的人爬上台去，他好像很厌恶似地朝“朱比特”挥了挥手，“朱比特”正在恐怖之中，没看见他这个手势，就是看见了，也未必明白这个手势的含义。“‘朱比特’，亲爱的，”来说，“朱比特”还是没听见，他的额上淌着汗，可由于他的脸上浓施粉墨，他不敢去擦，怕把脸擦花了。来人烦了，他的紧抿双唇的嘴动了一下，露出了轻蔑的类似微笑的表情，并且，他摇了摇头。“麦歇·吉伦！”

“呵！”“朱比特”仿佛刚从睡梦里醒来。

“马上演吧！”来人说道。这人长得高大瘦削，面色苍白，金发，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十分和蔼，“演吧，让大家满足，由我负责求得法官的谅解，由法官去求得红衣主教的谅解。”

麦歇·吉伦长出了一口气。

“公民先生们，公民女士们，”他弯腰捡起帽子，大意地扣在头上，轻轻地向下按着双手，“请安静，我们开演，马上就演。”

“啊！”

“向朱比特致敬！”

“圣迹剧万岁！朱比特万岁！”

人们使劲鼓掌，麦歇·吉伦向大家鞠着躬，微笑着退至帷幕后面，那豪华的帷幕被大厅里的掌声和欢呼声震得直打颤。

麦歇·吉伦的救星，那个漂亮的陌生人谦逊地退到了圆柱旁边，要不是两个站在近旁的女士留意到他的谈话而把他喊出来的话，他一定会不言不语地呆到散场。

“大师。”一个女士胆怯地叫了他一声。

“咳，不必这么叫，埃列娜，”另一个女士十分年轻貌美，身穿节日服装，她说，“他不是什么学者，称什么大师，叫先生就行了。”

“先生。”埃列娜改了口，微笑地望着“先生”。

陌生人分开人群，走到两位年轻女士面前，“什

么事，小姐们？”

“不，没什么，”埃列娜把脸扭向一旁，困窘地说，“是她，我的同伴吉斯·让想同您说话。”

陌生人礼貌地把脸转向美丽的吉斯·让。

“啊，不，”吉斯红着脸说，“不，我没叫您，是她叫您大师，我只是告诉她，大家都叫您先生。”

两位女士低下了眼睛。

“这么说，你们二位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显然陌生人极希望这谈话进行下去。

“嗯，没什么话要说。”美丽的吉斯说。

“是的。”埃列娜也说。

高个子的金发青年打算走开，回到柱子旁边去。

可没等他转过身去，吉斯·让带着忽然下了决心的妇女的那种神态，很快地、热切地抬起脸庞，陌生人注意到她很美，有一对灰色的眼睛和一个俏皮的小尖鼻子，“您不认得那个扮演朱比特的士兵吧！”

“当然。他是麦歇·吉伦先生。”

“他的胡须美得不俗。”埃列娜也插嘴说。

“他们要演的这个戏很精彩吧？”吉斯说。

“精彩极了。”

“是什么戏？”

“是一出寓意剧，名叫《圣母玛丽亚的裁判》，是新戏，还没有上演过呢。”

“那么，”吉斯说，“它和两年以前教皇特使到来

时演的那出戏差不多吧，那天演的戏里有三个漂亮姑娘……”

“她们扮演美人鱼。”埃列娜说。

“她们全光着身子。”金发青年补充道。

两位女士都害羞地低下眼睛。

陌生的青年微微一笑。

于是，他们攀谈起来，谈话的主题是戏剧，在交谈的时候，她们的眼睛闪着光。在金发青年没有望她们的时候，打量他。

“那么，今天的戏好看吗？”

“好看。女士们，我就是剧本的作者，”陌生人骄傲地一鞠躬，“我就是彼尔·甘果瓦。”

大厅里又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小伊万坐在柱子顶上高声喝道：“哎，‘朱比特’，你拿我们开心是怎么着？喊了半天开演，怎么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快点演！”

伊万真的成了群众领袖，经他一喊，嘿，真灵，一阵抑扬起伏的音乐声从大棚子里面传出，幕慢慢地拉开了，四个衣着华丽的女演员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

掌声响起来了。

这四个人的衣饰都是黄白两色，只是质料不同：第一个是锦缎，第二个是丝绸，第三个是麻布，第四个是棉布；这四个人手中的道具也不同：第一个是宝剑，第二个是金钥匙，第三个是秤，第四个是铁锹。为

了让观众一眼就能分辨出她们的身份，在她们四个人的服装下摆上还分别写着：“我是女贵族”，“我是修女”，“我是女商人”，“我是女劳工”。

“美极了。”彼尔·甘果瓦专注地看着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侧耳细听着他们的每一句台词，他的心狂跳不止，完全沉浸在剧作家看见自己的意图被纤毫毕现地表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的那种得意的精神抚慰中去了，这就是作家的最美好的收获，就是诗人最大的享受。呵，彼尔·甘果瓦。

偏偏在这时候，一个衣衫破烂的乞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他是打算找到一个较为显眼的位置，以使用自己的病痛换取别人的施舍。高居柱顶的伊万看见了他，伊万喊道：“嘿，这个病鬼又到这儿来啦，看哪！”他的声音比舞台上的演员的声音大得多，吸引人得多。观众们先是仰着看伊万，又顺着他的手望去，他们看见了右胳膊长满脓疮的装腔作势的乞丐。这个乞丐叫克洛·特伊，他的肮脏的脸上带着骄傲的、无耻的微笑，他那闪亮的眼睛仿佛在说：“对，我又到这儿来啦，你们要是愿意，就看吧，随便看！”突然，他伸出手臂，喊道：“请行行好！”

那个通向看台的关了很久的大门忽然开了，守门人恭敬地站在门旁，手扶门把手，他那庄严的声音响彻大厅：“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

红衣主教大人的到来使大厅里的观众情绪沸腾

起来，人们欢呼：“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整个大厅被震得嗡嗡作响，不用说，诗人甘果瓦的戏被打断了。主教大人，一个美男子，带着永远不变的垂爱的微笑，在血统高贵、温文尔雅的主教和神甫们的簇拥之下，坐在那张摆在看台正中的铺了华丽的天鹅绒的靠椅里。大厅里不少人开始炫耀地向看台上指点，念他们的名字。这是马赛的主教阿罗丹先生，那是圣德省的副主教。而那些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们一个个骂不绝口。他们不喜欢那些大人先生们扫他们的兴，更何况这天是他们的日子，是主显节，是愚人节，在这个日子里，他们可以纵情狂欢，可以痛饮高歌，在这个日子里，任何胡作非为都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神圣的。

守门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奥地利公爵殿下下的使节们到！”

刚刚落座的红衣主教大人带着文雅、礼貌的神情站了起来，与各位使臣一一见礼。

可怜的甘果瓦拼命挽救他的得意之作，开始，他吩咐演员：“演下去，不要管别处的事。大声一点儿，大声！”可他发现没有一个观众在看他的戏，才又无可奈何地摆摆手，“算了，停一停。”

足足停了一刻钟，他手忙脚乱地请求吉斯·让和埃列娜叫她们旁边的人静下来，继续看戏，没用。所有的人都在看红衣主教，看使臣，看那些自己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成人先生。

大厅里越来越乱，一部分人主张重新开演，一部分人主张接着演，一部分人主张根本不演。在这乱哄哄的争吵咒骂中，守门人不断用他的严肃的独特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嗓子喊：

“雅克·沙莫吕阁下，王室宗教检察官到！”

“罗伯·戴维尔阁下，巴黎总督到！”

“若望·阿雷，值夜骑兵团武官到！”

“路易·德阁下，法兰西海军司令到！”

“……”

甘果瓦悲伤地望着这一切，完全属于他的诗的国土被一块一块地蚕食而最终土崩瓦解，半个钟头以前，群众为了能早一点儿看到他的戏，差点吊死卫兵，而这会儿呢？他真愿不惜一切代价换回刚才那甜蜜的时刻。

终于，所有的贵宾到了，甘果瓦长吁一口气，重新整理他的半壁河山，他倚着柱子，双眉微锁，严肃地命令演员：“重来！”乐队开始演奏了，甘果瓦闭了眼睛，准备再一次享受他的诗的无限优美的意境。

“诸位，诸位，尊敬的巴黎的绅士们，凭十字架起誓，我真弄不懂，咱们这是干什么？”甘果瓦睁眼一看，好嘛，开袜子铺的科诺老板大声喊着，“咱们算是干什么的，你们看，那边的拐角那儿，还有那儿的台子上，好几个人好像要打起来了，再瞧咱们这台戏，瞧这古里古怪的衣裳，上面还有字——‘我是女商人’，女商人就这样呵？这就是圣迹剧，没劲透了。今